

现代化的 特殊性道路

——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

王云龙 著



商務印書館

朱寰 主编
敬文学术文库

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
——沙皇俄国最后 60 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

王 云 龙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 60 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王云龙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4144-9

I. 现… II. 王… III. 社会发展—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D7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3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ANDAIHUA DE TESHU XING DAOLU

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

——沙皇俄国最后 60 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

王 云 龙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144-9/K·806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3/8

定价:21.00 元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十五·211工程”项目“地域
文明重点问题”研究成果**

《数文学术文库》总序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马克思把历史科学称为“惟一的科学”，是具有深刻含义的。据我理解，主要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是人类对社会、对自然界、对思想意识等认识的总汇和结果。人类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不仅认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掌握了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理解了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与产生它们的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对社会的这种认识就体现在有关社会方面的历史学中，如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等。但是应该指出，人类认识的范围并不限于社会历史，还包括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界和整个宇宙，也包括人类本身及其思想意识。由此可见，认识自然界的自然科学史，认识思想理论的思想史、哲学史等等，也都是构成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历史科学是包容一切历史学的，因而是“惟一的科学”。另一层意思是说，世界上和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全部还是部分一经过去，立即变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即社会发展的历史和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20页。

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和认识,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内容。事实告诉我们,现实是短暂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学是永无止境的。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历史科学,就会发现历史学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方方面面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现代化的今天,历史学是大有作为的。它可以总结古今中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集中全人类的最高智慧,为推进和提升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促进现代化的发展服务。我国今天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舞台。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从历史学分工的角度来说,所谓“世界史”实际上就是外国史。我国历史学界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和记述是从西汉司马迁时代开始的。他撰著的《史记》中就包括“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和“大宛列传”,对周边邻近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已经开始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在司马迁史学传统的影响下,此后的正史里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和记述逐渐在增加和发展。到隋唐时期,我国周边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东起朝鲜、日本,西至波斯和大食(阿拉伯);南自印度、印尼;北迄匈奴、突厥,都有了相当珍贵的研究与记载。而且这一时期我国史学界的视野并不限于亚洲大陆和海岛,甚至到达了东欧和北非。但这只是对大部分邻近国家和一定地区的研究和认识,还谈不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研究。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各国、各地区仍处于分散状态,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尚未联结成为统一的整体。海路大通以后,新旧世界各方面的联系不断增强,才为世界历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四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革:一

是西欧一些国家先后实现了社会转型,由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二是大体上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先后实现了文明变迁,由农业文明变为工业文明,完成了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化”。西欧社会这两项重大变革震动了全世界,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世界统一市场从此开始形成,世界经济从此逐步成为统一的整体。西欧各国的变革形成了当代的世界历史潮流。从前的各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封建的还是前封建的制度都早已过时,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不管某些人主观上是否愿意,但客观上必然要走上社会转型和文明变迁的道路,也就是实现“现代化”。在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制度的转型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由各国人民自己做出选择,既可以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选择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文明变迁则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世界上各地区过时的农业文明或迟或早地必然为工业文明所取代,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人民梦想了一百多年的国家现代化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我们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摸索国家现代化的道路,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最终认识到必须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真正走上健康、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在文明变迁方面有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而在社会转型方面只能创造性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必须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共同奋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有可能。

我们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一向以研究世界各国中

古时期的社会历史、社会转型和文明变迁为重点,曾经分散出版过一些专著,发表过一些文章。现在决定公开出版一套系列丛书《敬文学学术文库》,目的是把有关世界历史的,特别是社会转型和文明变迁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成果汇总起来,希望能够体现某种理论观点体系,贡献于学术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如有不同意见也可展开心平气和的讨论,真理会愈辩愈明。《文库》力求能反映当代我国世界历史学界的研究水平,并与世界各国先进的历史学研究接轨。因此,《文库》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译著和资料长编三大部分。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历史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用新的理论观点和新的方法研究问题,从新的视角观察问题,发掘新的材料说明问题。正如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所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文化学术方面的创新,古今一理。

朱 寰

2003年9月10日

目 录

《敬文学术文库》总序	朱寰 1
序	钱乘旦 1
导 论	5
第一章 大改革:半封建主义与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 型的启动	30
第二章 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超越工业资本主义 的理念	95
第三章 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特殊性普世化的载体	127
第四章 东正教:俄罗斯特殊性的基因与变异	139
第五章 社会转型的悖论形态:经济高涨与政治反动	158
第六章 1905 年:社会转型结构变异的分水岭	202
第七章 斯托雷平改革:普世性取向与特殊性路径的 困局	231
第八章 社会民主主义:俄罗斯特殊性的否定与否定 之否定	270
第九章 1917 年革命:社会转型的路径变换	318
参考书目	339
附录一	357
附录二	369
后 记	385

序

钱 乘 旦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王云龙教授的新著《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 60 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讨论的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这段历史决定了俄罗斯后来的发展走向，它最终导致 20 世纪，导致了 1917 年革命。这段历史决定了俄罗斯国家后来的命运，也预示了 20 世纪世界的风云。但我们对这段历史却不很了解；出于我们对历史思维的角度，它往往被忽视。

俄罗斯是一个中国熟悉的国家，自 17 世纪两国正面接触起，双方的历史便日益交会，到 19、20 世纪竟变得难解难分。在 20 世纪，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中国历史进程一再受俄罗斯因素的冲击。但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邻国，我们的了解却相当地肤浅，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对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几乎无所涉及，人们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就更谈不上蓄意去研究。

其实，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是存在的，从 18 世纪初开始，俄罗斯就走上了艰难的现代化里程。这个过程延续了两百多年，至今仍旧在持续之中。以往我们陈述俄罗斯史，太习惯于按固定的模式解释与观察，把俄罗斯历史划分成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上似乎都有一个突变，今天与昨天，可以骤然换一个天地。如此看历史，

历史就被扯断了，阶段与阶段之间发生断裂，延续性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但延续与变异其实是人类历史的两个面，突变一般发生在较肤浅的表面，在更深层次上看到的是延续特征与缓慢的变异。

如果把俄罗斯现代化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个过程始终有一个特点，即它在寻找“俄罗斯特殊性”。把它摆到世界现代化的大进程中进行观察，就能看出，俄罗斯现代化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是第一个“东方”国家意识到它相对于“西方”的落后，于是刻意去追赶西方，一心一意企图追求“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运动是从西欧开始的，后来才向其他地区扩张，冲向世界。俄罗斯现代化标志着现代化浪潮第一次向“东方”挺进，进入一个“非西方”国家。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它形成以东正教和沙皇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俄罗斯文明”，尽管在其他“非西方”国家眼中，它仍是一个“西方”国家；但俄罗斯自己却不这么看，因此它在接受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时，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俄罗斯特殊性”，并时时力图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

尽管俄罗斯在寻找它的“特殊性”，但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共性”，即一切“非西方”国家，其现代化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对抗特征，这种对抗不仅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且表现为“本土”与“外来”的对抗。俄罗斯现代化就是在这两种对抗的激烈冲突中踟躇向前的，其激烈的程度，历时之长久，都是“西方”国家所无可比拟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充斥着转型的冲突，但不会存在“本土”与“外来”之争，也不会像俄罗斯这样始终困惑于是否应坚守一个“俄罗斯特殊性”。在坚持“本土特性”方面俄罗斯尚且如此，那么其他“非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

了。所以俄罗斯现代化至少表现出两大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庞然大国，俄罗斯仍回避不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是一个“共性”；另一方面，作为有自身传统的真实文明，它又时时刻刻要表达自己，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

这样，就使俄罗斯现代化道路漫长而曲折。

寻找特殊性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自彼得一世起，俄罗斯把学习西方作为富国强民的惟一出路。但西方的路俄罗斯能否走得通？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俄罗斯人。许多人认为在俄罗斯传统本身中就有走向现代化的现成载体，不必到西方的经历中去寻找。许多人感到俄罗斯的优越之处正在于东正教与农民村社，正是在这些东西中，隐含着俄罗斯现代化的真实途径。思想争论到19世纪愈演愈烈，乃至许多人预感到：俄罗斯正经历一种“人格的分裂”。争论的焦点是俄罗斯究竟有没有特殊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特殊性？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效仿西方的路？各种政治力量在思想辩论的分界线上站队排列，政治斗争也因此而尖锐剧烈。1860年代，由废除农奴制而引发的改革使斗争空前激烈，俄罗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把西方模式作为“现代化的普世道路”而遵循前进，还是找一条“俄罗斯特殊性”之路？这就是此后半个世纪展现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基本事态，它涉及思想与文化斗争、政治与经济斗争。这场斗争如何开展，如何进行，结局如何，影响如何？所有这些，就是王云龙教授在《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中向我们陈述的主题。读完这本书，我们不仅对俄罗斯的故事可以有新的了解，而且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化，尤其对“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对俄罗斯的研究不能说少，中国对俄罗斯的了解也不能

说不多。但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戴着同一副眼镜、从同一个角度观察俄罗斯，脑子中还装着同一个调色盘。由此，我们对俄罗斯就很难产生全面的了解，尤其对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等无形的东西，要么忽视它们的存在，要么感到完全无法理解。民族的特征与精神的发展史有很大关系，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特异性也切切相关，“俄罗斯特殊性”到底是什么？“俄罗斯的特殊发展道路”究竟是否存在？我们希望读者在读完王云龙教授这本书后，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王云龙教授是学界前辈朱寰先生的高足，曾在我这里做博士后研究。这本书是他做博士后研究的成果，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俄罗斯历史进行思考，他的思考既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又带有学者的历史责任感。我希望他的研究能够被读者们喜欢，也开辟一条俄罗斯史研究的新思路。

2003年5月30日

导 论

俄罗斯由传统性封建主义向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全面的
社会转型,真正起始于 1861 年的农民改革及其由之而起的一系列改革和工业化。从 1861 年至 1917 年的俄罗斯历史,最突出的特质就是社会转型及其导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内在积聚的势能突破了既存体制的调适极限,爆发改革失效后的革命,使既有体制及其改革在革命的洪流中覆灭。

自彼得大帝始,俄罗斯形成了皇室倡导改革的冲动惯性。这种国家主义取向的改革认同于当时形态的现代化的直观语义学意识形态,却在实施过程中,不自觉地被传统的特殊性力量扭曲,走向后面。这是由于现代化次生形态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性时间与空间条件所决定的。俄罗斯的历次改革及 1861 年开始的全面社会转型,都是次生的、外源的。尤其,1861 年至 1917 年这一时段,外源的现代化,使普世性社会转型遭受到内在的特殊化传统性在物质、体制、文化等各个层面上的复合性扭曲与阻挠。俄罗斯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并未同步或超前启动,相反却滞后于社会转型的进程。在 1861 年社会转型启动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俄罗斯社会分层仍未由自赋的基本分层格局过渡到自致的功能结构,四个主体性分层是以沙皇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集团、以土地贵族和官僚为主的中下层权势集团、农民与农民化的工人和人数最少的知识分

子。

从 1861 年至 1917 年,每一次改革都导致更加异化的扭曲和孕育更大的社会危机。每一次改革的启动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共识,而是来自于民族失败及其对这种失败的切肤之痛的“开明”沙皇及其上层“开明”官僚的意志。与社会结构中处于超值稳定性大多数人群相比,这种力量是脆弱的。在沙皇政体中,如果没有沙皇及其上层官僚集团倡导,任何改革都是无法想象的。当然,促成沙皇统治集团的历史性时间力量与空间力量,是改革的主要成因,但这不能成为否定改革发动者历史定位的理由。如果说现代化发端于西欧、北美,是这一区域社会的时、空力量自然生成的,是原生的,那么,在现代化越出这一区域,向次生形态区域推进,则表现出更加充分的扩张性与强制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特别强烈。^① 在欧亚大陆易北河以东的广袤地域的现代化是移植内化的过程,是传统性的“凤凰涅槃”。传统性及其特殊化只有在这一以“东方”统谓的地域,才具有实然语境。历时性地检阅,这一地域只有在现代化以“西方”为文化符号强势地进入后,捍卫传统特殊性的“卫国保种”的反弹才仓促应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性化解现代化的方式与手段,渐趋高明,如此才有“普鲁士道路”、“俄罗斯精神”、“和魂洋才”、“中体西用”等话语策略,琳琅盈庭,令观者目不暇给。其归旨却罕见地趋同,皆取现代化的普世化空间性形式,作为特殊化传统性的时间性面具,而以传统的时间性形式,取代现代化的时间规定性,作为传统性特殊化的空间形式。现代化是时空

^① 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载《历史教学》2001 年第 2 期,第 7 页。

连续统,人为地分割、取舍其时间与空间形式,使整体性现代化与特殊化传统性异质同构,双向异化,劣性组合,扭曲社会转型的健康正道,使社会深陷转型泥淖,历百年而不能自拔,俄罗斯即是殷鉴。钱乘旦教授指出:“俄罗斯特殊性……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即现代化向非‘西方’文化地区推进时,将和当地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因此现代化过程就会表现出种种多样性……但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改变的,现代化总体方向也不可改变。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必须服从现代化的共性。”^①

社会转型是两种矢量性指向截然相反的时空力量的矛盾斗争、妥协、博弈的充满变数、波谲云诡的风雨历程。时间性对立的力量是现代化与传统性、空间性对立的力量是普世性与特殊化。如果说,时间向度的对立比较直观的话,按照线性进步观,现代化天然地优越于传统性,但是放到非欧几里德历史精神文化空间中,时间的线性向度则发生变异,甚至扭曲。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空间性对立的力量,普世性即共性,并没有优越于特定区域特殊化,即个性的天然合法性。空间性力量的普世性的时间界定,在易北河以东广大区域,惯常性地被传统性时间向度扭曲、异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原生形态地区,表现为时间性力量同构于空间性力量,时间是矢量性力量,空间是质量性力量,同向、同构、同质的时空力量整合性地在全世界拓展并持续,以新的矢量时间指标和空间质量速率向未来推进。

作为创造世界主体的人格符号,这种新的矢量性时间力量与区间质量性空间力量的统一体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

^①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7页。

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①资产阶级以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即现代化的时间性力量和普世化的空间性力量整合性地体现为世界性、历史性创世冲动在全球拓展,造成了前现代化的地域的社会转型的背景话语,同时又是其转型的主要动因。这其中体现为民族个性的特殊化传统性与表现为全球拓展的现代化普世性的冲突与相互异化,构成近现代历史的斑驳陆离的场景。为什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广大现代化次生、再生形态地域的社会转型如此步履维艰、历百难而难修成正果?关键在于社会转型的主体性把握与结构性调控,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超出了历史具体情境,具有了常思常新的学理价值。首先,要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话语下判断社会转型的系统性结构推动力量与主体性层次制动力量。随着世界进入近现代历史阶段,世界整体性的普世性力量(物质的和精神的),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社会转型的直接动因。前现代社会结构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这种革命性的威胁,大都没有等闲视之或愚蠢地坐以待毙,而是主动颇具创意地通过以现代化空间形式包装的传统性时间内涵的话语策略,把现代化的时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